

新刊 國朝二百名家名賢文集卷第一百九十一

雜文

檄諭

招復流亡方口檄

木鴉先生

哲王御時寧無凶荒水旱之變使者率職當有還定安集之勤
 惟茲幽冀之邦最号富強之地人淳而毅慷慨尤存俗儉且勤
 憂思尚在儻河流通下或雨露適時則吠犬鳴雞自堵安於樂
 土而貴秉滯穗可波及於窮民輿陛下總覽之初遵此等惟悴
 之始徒然沉馬鄙漢武之德衰特不受牲陋周宣之文具以
 軫慮聽塚留神股肱之巨頃肯相望既優直以儻力又賦種以
 勤耕料簡老羸憊選米粟入倉至矣天意惻然凍餒之臣已生
 死而肉骨流離之子復摩義而斬仁况喬木之陰未德而故鄉
 之跡可樂推尔婦孺招尔親朋打袖小既空關汚萊於必發

即臻富庶勿憚劬勞今則朝廷東未蒞臣郡縣悉知上意將
明殆徧奔走靡遑尚恐愚蚩之氓未諭招徠之惠聊憑摺語必
信毋疑

檄蜀文

唐恭愍公

契勘金人犯順都城戒嚴已逾半年臣子區區憂國之心不
遑寧處昨於正月十三日差兵士魏俊李超聞道賈書景襄奏
至四月初二日到京特補官遣回尋令賈狀據本人稱金人
於四月初三日盡離京城邀致

太上皇帝及

嗣君皇帝並渡河前去聞之駭愕痛貫心骨血淚交流仆地
自摧號天莫訴再加審問其言京城准是搜括金銀士民如
故四月初五日
元祐子孟太后垂簾聽政

康王六元一旣總天下兵馬見在山東亦已奉迎即是宗廟社
稷不失祭祀四海生靈不忘舊戴然

兩宮法駕蒙塵冒難凡為臣子義當如何况

太上皇在位二十六年改過不吝備見罪已之詔

嗣君皇帝寬仁恭儉天下歸心今一旦播遷万里遠涉而中
外士大夫無一人劫死請命以盡臣子之節者豈不為万世
耻哉近承天下兵馬大元帥

康王府移文經略范左丞令邀其歸路奉迎亦盡此雖將帥
之任所當勇為凡我守土之臣且可坐視主辱臣死乃臣子
見危致命之日其疲病怯懦不能被堅執銳身先士卒以救
國難亦不敢偷生忍耻苟延喘息以為身謀不量小已輒欲
率諸路守臣各優備禮物奉表前去大金國請迎

盜輿其指軀冒死躬造絕域瀝血懇請凡我同志宜鑒此心
蚤為之所毋貽後悔如有中心義士願膏身同往或傾資助

義各赴所屬具陳期以兩月史定一行念我
祖宗德澤涵育一百七十年必有忠義慷慨以徇
國家之急者須至移文

牒請躰念國難疾番施行仍希公文回示謹牒五月
一日又小賤子上件事理如蒙孚察請差人赴京兆
府會集仍先希公文回示

諭幽燕檄

魯國先生

我國家運啓漢符強包禹迹際天所覆无不統臨盡海以還悉
皆臣妾皆幽生於壽域齊安年於聖澤惟燕督凡之齒得古幽
州之域鼓刀屠肆俱懷義烈以之風擊鼓行歌成有英雄之氣曩
因博晉割必離胡邀功一時貽禍方世名宗令姓遂爲異域之
人奇士秀民永矣先知之俗燕聞五教何啻百年風俗浸移已
作李陵之胡服謹誦未改豈忘莊周之越吟朝廷哀尔无辜淪

於不化夷刑虜罰虐我遺黎大穢羊羶薰吾故地爰整吊民之
旅不違倭后之情復千里之関河拯一方之塗炭今則遼東款
塞賊酋益寒靈武撤牙虜臂皆斷孤危之勢顛覆可知儻能用
夏變夷捨逆取順其如信賞當倍常科錄可用之新耻蠲無名
之暴斂庶令陷溺復覩太平

諭蜀檄

惲肱先生

建炎戊申二月乙卯越二日丙辰蜀人劫王人喻汝礪衝改詔
命方是時王室多故天子狩于淮甸蜀遠服以故遠焉嘻甚矣
於是作檄以諭之曰昔西蜀郡守縣令蜀距甸服三千里而遠
變輿觀在淮甸又益遠蜀強而無義我劫王人探君命而違之王
人其來督貢輸也劫乎王人擅貢輸也王人以君命至投騎兩
司囊橐之餘祇奉乘輿巡幸之費蜀人迺復慢弃天詔帥屬所
部以肆其不端頗慮州縣守宰協比于尔肥德以奸我王命其
意以詔寧違詔令以偷安不敢違監司以取禍擅使供奉必奮

巡幸犒師之具剽攘乾沒是蠹是剥謹按明皇狩蜀宮室峻壯
德宗幸梁儲峙豐備是雖崔圓嚴震忠腸義膽扶膺二宗冀起
唐祚亦惟吾蜀一二兄弟護存吉德脩享不二今雖歲月荒老
岷山存焉遺家故峯揭揭尚在萬一天威震怒親御六師抗威
三秦門罪妖虜全蜀父兄寧不單食蠶漿以致糗于王師安有
六駢在行屢薄風露取諸外府以饋軍食而謂吾人忍有不令
之辭乎此殆蜀之後生不孰見先君子之故第見旆常車軒庸
蜀嶮遠輒復觀望凜然墜天子之命而財利是專繹尋文書悼
心躡骨終夕慨念天未靖宋王室未有攸底敢謂蜀人背瀆天經
不師先王之訓而怙彊于厥躬又復自念朝廷多艱嚙命遠方
尤當錮挈臣節弗敢墮墜豈謂蜀人矜其不蠲而亢妖于我行
人春秋書凡伯來求金家父來求車者繇君子之不修貢也書
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志于狄泉以城成周者大君子之勤王也
今夫厚逆虜之疾將惠養于我有宋皇輿北旋行即紫舒而蜀

遠之而大夫志之而輕侮王室而剪其貢職使世有董狐書焉
管仲征之其書何曰二年春西蜀之大夫劫我王人云尔其征
何曰尔賦不入王師闕供云尔殆將以蜀而尊天子也何繼乎
蜀必曰蜀王主大夫主臣貢賦王所有君臣之義古矣非聖人
虛名之也以為有人道焉則宜於此乎謹尔今皆異之蜀之士
大夫旨意得行而天子之詔令不得行蜀之士大夫得擅財賦
而天子不得有財賦蜀之士大夫名為恤民而售已私恩而使
遠方歸怨於朝廷之上人主之威柄撓於監司之頑邑朝廷之
號令奪於監司之枉率是謂指大於股其強在下茲風一長可
為寒心且諸郡舉事所以撓民者不一而獨謂收輕齎為困民
諸郡官錢在縣鎮者不少而獨謂收在州庫為防寇名為恤民
寔欺人也陽為防寇寔欺天也下罔百姓仰欺朝廷嗟乎切為
二三大夫羞之也雖然大夫以王命出進退在大夫若蜀人不
忘朝廷東顧于我一二無良之人駮馬造門錫之以大禮敢不

再拜惟命今則不遣一介略致詞焉伋然操書而入是豈春秋之故哉昔者包吉將命督輸淮南少游劫之僅以違死史氏目焉遺臭千載使人不佞誤蒙朝廷鞭勒而帥職不度汚鱗君命行將束身天朝罪在不赦使人其敢辭第來牒云去豈使人之所敢與哉已委諸地鬱攸從之噫嘻鬱攸萬世志之咨尔郡邑尚其聽之毋忽

本所竊聞華彥夏為江州刺史每遣貢獻入洛不失臣節謂使者曰若道塗梗斷可輸之洛陽城下以明吾志之不志晉也段疇謂邵洎曰汝欲執臺使乎我雖夷胡所未聞也行人不佞誤將使旨若使衛命二酋之間抗身凶暴之際雖流離顛踣有死無二而况吾蜀禮義之邦乎亦惟部使者暨郡守縣令謹修貢獻以輸不忘朝廷之心且使行人不辱君命免為天下後世笑侮若群士大夫遂意不移予奪自由慘寄任我而曰我不奉詔我不收買我不貢

獻是蜀之大夫抗節守義不如江州之舊養而行人失職沉辱君命不如胡虜之僕妾也惟執事者實圖之

代成都師檄四川文

西山先生

知成都重府事成都府利州路兵馬鈐轄誠諭兩路將士等朝廷既付帥以全蜀兵民之寄帥深念國勢艱危思所以寬上西顧之憂者不敢不力今敵國之禍半天下議者謂敵情終不能忘蜀帥固料之敵人以鐵騎衝突決勝使其出平原易野則勇矣果扼吾蜀將自取禍也蓋天下之險在蜀大山長谷數千里之間自古無路可出梯空為棧以往來行者必棄輿馬腰短杖後先相挽牽或棧壞則墮於万仞之下不見蹤跡此豈用武之地哉敵之長技廢矣帥比下約束敵之來壘壁清野斷路據險使其鼓勇則不得進示怯則不得退以駐則不得食將盡決四山所涪之水灌之雖百萬之衆可使化魚鼈異物無遺出其能得志哉此不待智謀拳勇之士譚笑可辨况有如諸君之高

才絕藝乎今官軍民兵與應募之士已百萬器甲犀利糧儲山積庠校明甚敵之動靜朝夕所知帥有備矣於此責將士焉傳曰師克在和不在衆無輕敵無爭功無信流言無泄祕計無以私事相仇皆兵家所忌也帥爲成都三年矣環百城之境無風塵葦籜之虞朝廷察焉故當更而復留尺寸之功帥未嘗自列也帥之心可見矣以天之道社稷之靈朝廷尊安異時論保蜀之功帥將以將士之名次第上之不自有焉其或遠來慢令不以帥之言爲用罰不敢私尚聽之毋忽

誠諭諸提舉常平司恤民

魯國先生

夫理財所以養民養民所以阜財知理財而不知卹民則民且散矣安得財而理諸財用不足而加賦擾民其害有甚於是者則財亦不可以不理此常平之法所以必不可廢雖廢而必復也雖然徒法不能以自行故國家置部使者任之以權授之以成書使專董其事予欲使民仰事俯育足以自給汝爲子欲使

民凶年飢歲無流離失業汝卹予欲使民疾苦呻吟有以自達汝聽予欲使吏奉法惟謹無意外鑿空以侵漁小民汝察庶民艱食赤子開口仰哺嗷嗷吏或恬視不覈圭撮民所不欲吏或牽課抑強以利歲入之贏數期會未至吏或文移四出係纍鞭朴以要治辨之功汝其糾察必罰無赦於戲有弊吏無弊法立法之意至寬至厚條目至纖至悉至明至白汝推而行之無俾民受其害而歸咎於法無俾異意之人得以藉口譏詭無謂朝廷不汝聞知朕言維服其聽無怠

誠諭士大夫尚名節

學士劉偉明

朕惟先王所與圖治之人修絜雅馴殖德甚固初若與世無營而及位諸朝與寄之民上則不懲而夸者仁肅不督而陋者化通浮鍥不待鎮而厚濁墨不待激而清其久也臨大節而不可奪居盛名而不爲難非盛世之効歟朕甚慕之今則不然士大夫或冒沒輕儻阻深不情鴛勢者以詭祿爲壯圖喜高者以養

為得策盡之事而身偷激之言而氣索甚者得之以得喪標之以死生則低摧沮奪惘然自失名節若此朕何望焉豈師之者未至與意者玩日燭歲怙快於未流所謂風聲氣俗者靡使之然歟夫中人之性惟勉乃至微倖之習不可滋長好是正直者福必介罷非任事者不待頤而廢古之道也其布告士大夫使知朕意

獲杭州軍賊露布

忠惠先生

蓋聞古者賜諸侯以弓矢使得專征用公侯為腹心欲其守衛所以作扞王室同契天秉春秋獻俘載于策命當所身任藩鎮職統戎兵當誅不庭以禦外侮乃者餘杭逋卒叛命據城奮臂一呼變生肘腋縱兵大掠禍及摺紳戕害使人蕩焚城邑至乃捕衣冠而黥面驅士女以守陴念茲無辜劫以阻亂當所顧瞻一舍之近傷悼重圍之冤拯溺救焚其忍安視痛心疾首誓不圖存躬提戈矛率先士眾三軍奮勇勦狼虎之師兀西心就擒卒正鯨鯢之戮仰承夫子之威命俯賴將士之協心兵无渣辰市不易肆已今某月日殺獲陳通等不以賊遺君父已殄凶殘凡克敵示子孫毋忘勳伐方觀諸將之郊首肆命幕府之上功捷布諸州明曉士庶

誠諭百官修舉職事

王尚書子飛

朕惟舜咨四岳熙庶績以亮天工周建六官倡九牧以興邦治蓋哲王之立政在群吏之嚮方故職業交修於一時則功名著見於万世昔我神考規恢承圖躬勇智之資銳意以有為擴袖明之德厲精於獨斷遠稽古制大正官名臂指相聯紀綱不紊核名實以放勸消諫毀最而明賞誅士濟々以赴功吏帥々而稱職至於器械工巧後莫能及憲章法度繁然以新肆朕承其基適思繼志率由舊典訓由庶官今夫省曹優崇寺監要劇郡畿郡邑則師帥之任御史監司則糾繩之權威所仰成期于共理尚罕聞於實効率競飾於虛名惟計資養望之私靡砥節首公

之志凡人才之銓綜若邦計之盈虛農桑勸課之宜刑辟重輕之當漫不底績習以成風或統臨縱弛而不能禁戢於姦邪或奔治苟簡而先以應辨於倉卒事積不舉今稽罔闕失期曾今旬時委薄書於胥吏朕有化民阜俗之意孰得而宣布朕有遵制揚功之謀孰從而奉行其何以固先帝鴻業於无窮俾熙盛良法之勿壞嗚呼百司庶尹三事大夫朕方圖任舊人以政在百僚尔惟相與戮力以各恭乃事文武協濟中外同寅用勸相於邦家以顯承於文考益克明明德者朕既勤止則功懋賞者汝其念哉永有厥心靡懈于位毋或墮職以干明刑其布告百官使知朕意

諭諸邑宰

宇文南陽公

某自持從橐空解政機周旋一紀備知累朝立政立事未嘗不以保息安養黎民為先務今者切奉宸恩俾統郡紱不惟詔旨丁寧訓以惠養而上里之民皆望邸朝滿詣之舊來敷朝廷德意之新惟資為計心旌歲惠政修舉諸公莅官日久於民事必知本末望與佐官子細講貫應為民害及搔擾事件無巨細詳悉推究小士不須申稟者一面改正不請但為文具仍且劄子申知因以政諸公勤怠不可專行者宜細參酌利害條畫稟稟以憑參議施行

永州科舉勸諭

由肱先生

某竊以國家詔書取士之意蓋欲蒐求賢材以為時用上則公卿輔弼下則百僚庶工分布內外以興治道三年科舉之設雖較一日之長它時建立事功乃有無窮之聞凡世名德皆出此途上之待士可謂甚厚矣零陵一郡在湖南號為主鄉今古勝流多嘗至此故士風所競習為儒雅今年諸邑試於有司若步於千人比造州廷儀冠其偉雖初文章童幼儼如成人投執其禮察然可觀士鄉之稱信不虛語其區區之意尚有望於諸友若願先儒夙夕訓誨諸後生各務遵修士檢祗畏鄉評整齊衣冠

出入場屋使儒風之盛禮法之美不愧傳聞庶幾上副朝廷求士之意其末季無能以遊庠序及為太季博士數預考較每見太季士人群試真院唯展紙濡筆之聲寂無人語前輩有詩云無譁戰士街枚勇下筆春蚕食葉聲蓋謂此也嘗以揖遜相先以起居相問凡取士之數固已有定額雖未必盡中前名然皆不失為名士而某忝守士鄉歸居里閭之下道零陵之盛亦預榮幸輒此布聞各宜兢慎

伸道諭并序

東溪先生

君子無所用其辯然不得已而有言必諄然訓諭流俗者非以伸己蓋伸道而已故曰伸道諭

昔東方朔作答客其後文士相仿各著一篇考其文辭其日月各異若班固之質賦張衡之應問郭璞之客傲雖設詞自通不顯之憤悱然尚微文見意未敢屑屑主利祿甚者有馮衍之顯志曹毗之對儒直以訟其各位不充其辭乃幾於巧訐至於崔駰

之達言蔡邕之釋誨雖不免於近名然率以恬夷自居頗異諸子若揚子雲之解嘲皇甫士安之釋勸其滌去世味誦之使人有世外情吁可尚也夫以韓退之之賢作進季解其名雖若皇皇於仁義然其實以諛執政而苟速進果用是以得美官矧其餘乎然則士之恬於榮利之難其人哉余廣覽前人作伸道諭將以矯枉疾世故雖激而不能自巳也

東溪居士結廬幽僻淫穢榮寵膏月墳藉體痺而不知倦心遊而無所息家苦貧履不自憂厥方且濯激水以詠古倚踈篁而挾策志大言闊神曠氣逸觀九命於微塵陞八紘於樊席務畜貧得恬閑自適有仕進公子慕勢之徒赫赫驕氣揚揚僕夫長指曳雲紫騶乳衢叩靖節之衡宇顧孔明之草廬入不待報揚袂塔除願見居士編蓬之閭環堵之室童頑不能應門客至無以命席志憤且厭失聲而啣於是仰而嘆俯而思若有所激涉凌巡而致辭曰蓋聞士之處世如賈營市水陸多積有無畢備

豈唯囊物以固藏蓋欲乘時而取貴今先生採六經之妙鈞百
氏之微上窮古初下訖聖時道術多目方區異歧馳縱騖橫博
聞黃師數鑿開混沌棍東支離藥病攻麈蟲收英橫奇畫動尺來寸
長不遺煥為文章三辰發揮博不至於浩蕩以雜涓精不失於
輕置而近鹵序事則遷固平揖麗詞則淵雲氣旌闡釋紆餘
詠歌位之筆陣所鑣環中紛被萬象不能虛其殼四時無所遁
其機是則先生之於孝可謂貫道而詳事窮理而善辭矣然而
僻修經濟之大猷工製混雜之妙作不追當世之好自立一家
之學醇醲者人以爲古典雅者人以爲朴黜華靡者似淡刪虛
無者似略多引傳記孝者不解其義不悅釋老有司何由而摧
是以務大而不適近畜多而無所施三舉賢書兩黜禮闈空抱
不時之貨自珍難售之資進不得綴名於先進之版退不能貽
法於方來之規人嚮我背衆行獨違弃利祿之頭達趨孤窮之
澹夷耕獲不充妻兒之饋桑麻不給寒暑之衣方務高謝城市

正足枯槁弃禮滅法眠雲藉草崇隱槩以矯時遺俗塵而寄傲
出處之節有志所不蹈也愚聞之急於速達者不可踐迂迴之
路苟於衆聽者不可操恬淡之音故改轍而趨巽奚之善惡更
張而沈趙璧之良琴先生亦曷園方嚮圓釋古以今岳俯從之
近望回長往之遐心例進厚顏之策雷同下俚之吟此圓機之
士所以容易而懷金不已榮哉居士驥然而笑曰昔豢龍氏牧
龍于郊腐鼠在焉鴉將啄而食之懼龍之嚼其腐嚇嚇而作聲
鳩欲舉腐而饋龍豢龍聞而笑曰我豈甘於腐者哉鴉既失之
鳩亦未為得也士不造乎道則已若稍涉其涖則行已之迹豈
一端而已哉或出或處或默或語毋固毋必能規能矩修為之
序以德為元德不足則求於功功不足則求於名三者雖異以
孝為地最下不孝而亦名位上世之士無所不通沆漻愈之畜
積愈豐地載天絡海深岳崇成各不啻將身茂烈可以負龍然
且脩其天無求其人明其道不計其功以退為進處賢君庸鵬

鶴茂整雲羅孤峯高卧翫世潛聲隱容天子詔而不起公府交
而不從萬乘侍為師表羣儒仰為宗工其或闡道經論拯時仕
官壽養取決紀綱倚辨論事則當食借筋草文則史曹脫腕角
巾指顧復齊社之七十羽翮雅容破肥師之百萬用捨係國之
輕重言動繫時之理乱才未盡而引退功不酬而棄怨雖丹陛
之虛襟遊高情而不回用全始終之義鮮獲滿盈之護世道交
喪才能罕全養高為鈍蹶進為賢勿心詩書而捨正圖功利以從
權足未附乎閔顏之堦身欲差乎臯董之肩經惟射策乃務習
之非則未嘗睨焉碎惟史科乃益工之否則未嘗試焉規避隱
諱以希合焉觀望嗜好求速售焉假託考代編錄私挾蠅頭粟
粒非三出也干請求謁假親對易苞直報謝非公薦也門生子
弟相委屬也命題授意相取薦也達者以私情而援未達能者
以餘力而鈞不能橫截仕路交相以朋洋穢芝蘭之室塵埃祀
梓之林為俗沅之歆羨取君子之排憎平居布衣鼓頌正直一

齒仕版泐面諛色異已者雖伊周必謂莽卓啣息者雖楊李號
為契襖仕俗蜂競權門市合以奔競為巧以方直為迂以跳梁
為智以懷道為愚含痛之不尚耻不仕則天下安得而有儒昔
相詔竊仕猶謂天下咸有能道之士而愧已獨無乃強皇甫以
文之今赫赫 盛朝跨隆千祀而田里無逸民山林無隱士
則奔競之風亦可愧矣為矛盾者又將攻吾以朝廷有道野無
遺賢又安用乎隱為然則區區之說不免為詭說者開其隙罅
也夫出處之道雖係多士而國之大命實寄於斯故山林之士
往而不能返則人君孤立而任使之力輕朝廷之士入而不能
出則風俗苟貧而廉耻之節喪任使之力輕則無與有為廉耻
之節喪則無與有立無與有為者危無與有立者乱出處在彼
而危乱從之謂為國命之所係不是過也知處而不知出其弊
遂為任使輕故伊尹救之以任知出而不知處其弊至於廉耻喪
故伯夷救之以清伊尹伯夷非病其身於一偏之地矯時制

行所救者然爾貪恠之風驟妄之俗亦無甚於今日者吾不知誰為伯夷也子習是風徂是俗由奔競而苟得不自知其浼我又將振而矜之譬猶蕪穰之蝨朽壤之蛆久安于污嗜以為潔而不覺傍人之擁鼻歟且以人而榮必以人而辱由勢而貴必由勢而賤榮辱貴賤相為昏旦子重儻來之寵祿而輕固有之德義厚臭腐之梁肉而薄馨香之文旨其勃甚矣吾聞返魂之香可以活斃然不能止躁者而使靜却老之餌可以變白然不能眩迷者而使覺歷觀神農之品恨吾無以為子藥也昔者荀氏反覆於義榮子孟軻丁寧於天爵蜀莊自適於沈冥楊子甘心於寂寞何休坐錮而訓解士安託疾而製作望魯吳科而論撰史雲弁吏而游學僕誠有意於前哲未能捨此而從若於是躡桃推之其焉據何點之酒鎔耕食子真之崑谷休居慶遠之林泉月食四斗不拜詔而日給圖為六人不結交而德聯未嘗看日以隨駕不至載駝而免官禮俊士之不嫁隨先生之灌園所樂雲而略眠

者此而終天年子姑退矣吾將憑子寄聲青矢緝與居士展白

新刊 國朝二百家右賢文粹卷第一百九十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九十一

雜文

題跋一

黃氏易圖題後

石室先生

易以數變以管攝天下之事物橫該直涉穹崇廓遠幽玄隱奧無所不及古之人得一緒而力引之舒演盤約以系其說滂泮滉泮而初若有以可紀者究其堆合迂就往往於端末亦自盤今之所謂京房之學者是已房既受術於焦延壽延壽嘗謂房必以吾道亡其身後果然豈以其自置太審而尚鑿者坎取六十卦更直日事候一歲風雨寒溫以効其效休獨以坎離震兌號方伯監司以分至專主之氣主之其事疑彊配不精解勤且勤矣然後人臨文所惑柰何故吾庶先之論由此而興矣庶先少遊四方博學善辯閱識蓄元不瑋貫因悟周流六虛之說遂以完合京之鑄漏散八卦所重之畫均諸消息而著之圖焉

終始出入无一詩謬如瑤之聚斗如輻之擁轂循睨樓指不失
倫類復撰明閔衍圖卦氣三篇以正諸家之未至以辨傳記所
以沫沒之意磨神睛補鬼髓庶先之深功厚力也欲視於出求
此題述試為道其大氏世之君子考其圖閱其書者曠然若粉
墨界畫不待講解而其法自得此吾所以不復區區也熙寧已
酉孟冬望日墨君堂書

題蕭欲仁大學篇後

龜山先生

孝始於致知終於知止而止焉致知在格物物固不可勝窮也
反身而誠則舉天下之物在我矣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凡
形色之具於吾身无非物也而各有則焉目之於色耳之於聲
口鼻之於臭味接乎外而不得遁焉者其必有以也知其舛物
而不可遺則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則物與吾一也其有
能亂吾之知思而意其有不誠乎由是而通天下之志類万物
之情質天地之化其則不遠矣則其知可不謂之至矣乎知至

矣則宜有止也譬之四方萬里之遠苟无止焉則將焉歸乎故
見其進未見其止孔子之所惜也古之聖人自誠意正心至於
平天下其理一而已所以合內外之道也世儒之論以高明處
已中庸處人離內外判心迹其失矣是故余竊謂大學者其學者
之門乎不由其門而欲望其堂奧非余所知也蕭君欲仁志孝
之士也錄示大學一篇求余言以題其後其意蓋非苟然者故
聊為發之苟於是盡心焉則聖人之庭戶可策而進矣欲仁其
勉之哉

題郭舜與夫子十哲像

西塘先生

身生千載之前而心存万古之後處身環堵之室而道周六極
之外生死无必而致之必窮達无必而行之必晚周而來一人
而已宜乎窮天地薄窳海所以宗嚮崇事如一日不異十子之
在側也舜與古人之徒也觀所崇嚮而知所存矣

題樂毅論後

豫章先生

予嘗戲為人評書云小字莫作凝凍蠅樂毅論勝遺教經大字
死過瘞鶴銘隨人作計終後人自成一家始逼真然適依小楷
亦不能擺脫規矩客曰子何捨子之凍蠅而謂人凍蠅子无以
應之固知書雖茶鞠等技非得傳之妙未易工也

題范巨卿傳後

姑溪居士

朋友之道廢久矣託生猶不可得况託死耶凜凜若人至今尚
有生氣思道獨友之於千有余年之後豈其金石不渝真存志
於是者歟遂假一時善書者錄以置座右而時用以自警策且
復告諸氣類孰不知有是道孰不知有是人而未有彷彿於議
論商榷者詎能雍容履踐將與之並驅爭先乎吾知勉矣亦由
思道而發之也

題東漢官者傳

斜川居士

先王之有天下貴無事而賤有功以為功非盛德之事也兩之
為功也以早食之為功也以飢藥之為功也以疾夫不早不飢
不疾物何自而為功哉雖然君子之功則庶幾焉小人之功禍
亂之道也雨止於濟旱食止於已飢藥止於已疾君子之功也
雨至於淫食至於厭食藥至於過其傷人多豈非禍亂之道也師
之上六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家曰大君有命以正
功也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嗚呼小人有功亡無日矣何以言之
止功而賞不足則怨怨則亂賞稱其功則驕驕則專君將不堪
則圖之矣然吾又與小人謀去之其禍則又甚矣勝則權移於
人敗則身任其禍卒之於亡也吾觀東漢之季始喪於宦官終喪
於權臣何也小人有功之患也鄭眾以竇憲之功頭孫程以立
順之功奮五侯以梁冀之功偏而中常侍矯執陳蕃竇武遂擅
國命非大剪裁之無以謝天下也而袁紹之懲小人之功使董
卓除之宦官少衰而卓熾矣流及催汜之亂曹操卒以勤王之
功代漢豈非小人有功之過歟夫唐亦然自肅代以承官人典
兵雖無四夷之功而有立儲之私至謂天子為明生天子亦自

德之曰朕不思尔援立我也其敢许之哉故劄季述之變韓全誨之迫有自来矣而崔渙乃以朱全忠除之全誨死而唐亦亡矣天下之權一耳不在此則在彼吾既失之矣不假手於他人何自得之哉然其人能曰取之而復以歸我者蓋鮮矣故權之移人白亡形成哉蓋漢唐亡於官官非曹操朱全忠也夫以刃決雖變生之至然得不死於雍而死於刃其與幾何陽虎欲去季孫不克而出魯之福也使陽虎有去季孫之功魯之國政欲安歸哉其僭於季孫也必有其焉晉趙王倫以滅賈氏而至於篡齊王固以謀孫秀而至於專其餘諸王更相屠戮以盜威福卒貽天下之亂晉由東徙小人有功之禍也如此可不畏哉

題蘭亭帖後

浮休居士

正觀末太宗一日附語高宗吾欲就尔求一物可乎高宗跼足俯伏從之對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國家天下陛下所賜此外更欲問臣求何物太宗曰吾千秋萬歲後欲將蘭亭如何高宗

再拜哽咽而已至昭陵作治以玉匣內之玄室其後昭陵累經開發蘭亭復出人間元豐末有人自兩浙與織女支機石同賣入京師至太康縣值裕陵奉諱不獲上之質錢於民間而去今不復聞存没王欽臣云支機石子嘗見其園可方二寸不圓微宛政碧天漢左界北斗經其上太宗在唐不世主也一書之微生以計取死以愛求生猶可玩適死將何為哉至此與夫富民多藏厚葬者無以異也

題陶淵明詩後

濟北先生

詩以一字論工拙如身輕一鳥過身輕一鳥下過與下與疾與落每變而每不及易較也如魯直之言猶砒砒之於美玉是已然此猶在工拙精拙之間其致思未白也記在廣陵日見東坡去陶淵明意不在詩詩以寄其意耳采菊東籬下悠然望南山則既采菊又望山意盡於此無餘蘊矣非淵明意也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則本自採菊無意望山適舉首而見之故悠悠

志情趣閑而累速此未可於文字精猶問求之以比砥硃美玉不類崇寧三年十月晦日晁補之題

題白蓮社圖後

濟北先生

周禮百工之事皆聖人作用志不分迥疑於神張顛觀公孩笑娘羅劔而草書長進此豈筆墨蹊徑間得之耶齊魯俗撲工技世守知變通者少而縉畫史孟仲寧獨善學知余得意之事中惠聽予言使集吳道玄閑公韓幹魏賢李成郭忠恕許道寧數子之筆為白蓮社圖甚似

題李白詩草後

豫章先生

余評李白詩如黃帝張樂於洞庭之野無首無尾不主故常非墨工勑人所可擬議吾友黃介讀李杜優劣論曰論文政不當如此余以為知言及觀其藁書大類其詩亦使人遠想慨然自在開元至德間不能以書傳今其行草殊不減古人蓋所謂不煩繩削而自合者歟

題朝川圖

豫章先生

王季詒自作朝川圖筆墨可謂造微入妙然世有两本一本用矮紙一本用高紙意皆出季詒不疑臨摹得人猶可見其得意於林泉之騁騁

題樂天詩卷後

豫章先生

營丘王聖涂守忠州其治民事如庖丁之解牛其摘吏蕪如朽壤之冰蠲故不幾時郡中無一事頗好罇俎求樂天平生行樂處集歌舞醉其餘余故書樂天忠州得意詩遺之使知余欲粲然一笑於其間而不得也

盧杞傳題後

石室先生

盧杞少時已險商無正行藉父弈清各人不識其醜為號州刺史號有官豬三千杞因奏言豬患民甚德宗為徙沙苑杞復言彼亦陛下百姓莫如食之便德宗喜曰杞守此而憂它宰相材也乃賜豬貧民立召杞為御史中丞遷大夫遂以門下侍郎平

章事異乎哉祀也士大夫立朝能自以其才結上知而都貴位者於古幾耶蓋嘗有所因於人然後可以脫塵泥而薄雲霄矣彼因之者或未能有以厭於中雖非已所願求而它自欲以已爲其重行之至此尚且逡巡顧慮去就以避天下之大論一失之已爲當時所謂君子賢人者姍笑不存錄所服塗地矣自昔帝王命相以夢以下以自識其器業以得之於左右正人端士以深知其久負於海內之望者既審矣乃置之高廊之上朝夕與之講議所以安養元元之治重神機宣靈謀崇固万世大業而共饗無疆之休列乃當然尔今祀皆不然獨以豬爲媒而遂至於宰制天下士民之命段國章貽主禍頌替壞爛蕪復狼藉如此豈上天以時將溷亂擾攘不可支持而生祀與國俾造此紛紛者耶无乃先以其兆示人謂祀體雖人而行禽獸故使中畜產以進者耶何其本末輕賤陋惡若此之甚也天意若曰祀很蹠穢蠹類猪故以猪發其身噫祀可賤矣然天之所以命人而作焉於其後者亦已恠矣

題正元詔書

錦屏先生

正元詔書雖臨本然氣象固在當時書史能爲之固知善書言多矣非雅好不凡者詎能藏去也吐蕃寇邊得違於正元間平涼之盟遂墜其計中然馬燧渾瑊皆老於事者何偶失於此邪渾令公僅以身免一時陷沒戮辱者以千數百人良可耻也進朝者頻被獎勸有徇義勤王奉國忘身之語定非碌碌者而史逸其事無以按攷惜哉

題韋蘇州詩

陵陽先生

蘇州少時以三衛郎事玄宗蒙縱不羈玄宗崩始折節務讀書然余觀其人爲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掃地焚香而坐與豪縱者不類其詩清深妙麗雖唐詩人之盛亦少其比又似晚節把筆李爲者豈蘇州自序之過坎然在天寶間不聞蘇州詩則其詩晚乃工爲無足怪高適年四十始李詩亦遂名家非其才本

絕人莫能爾也少時不知有韋蘇州晚讀其詩清深妙麗在陶柳之間恨見之晚然余少時豪氣未除就令見之未必能愛乃知李者讀書當自有次第也本朝以文名世者多矣然柳州蘇州自歐陽公尚未之愛宋景文作唐書文藝傳舉唐之能文者皆在至於蘇州則以為史家軼其行事故不書此豈知史法者

題杜子美八仙歌

狀元何公

五月既望予病初起支離東窓抱膝危坐假寐而夕鳴蚊遠駭蝙蝠飛簷或見金樞放月流光溶溶照入牕戶几案卧簾間歷歷可數毛髮予攝衣欣然起而歌曰快哉有是乎此李謫仙舉盃數寸之高興也薰風南來襟袖冷冷須臾暴然庭木掀蒼子復浩然而歌曰快哉有是乎此陶淵明自號羲皇上人之清飲也有如此月空齋如水亦然歌酒以侑幽雅乃發篋取杜子美歌中八仙歌讀之且以酬一時之興而補歌酒之缺也諷誦數四周回無倦窮繹詩意知子美叙此八人之飲酒否亦自有詮

次夫酒徒醉客寄懷於盃酌間死生利害榮辱是非未嘗係累於眉次古人所謂得全於酒者也劉伶酒德頌三瓦功醉鄉記言之曰若賀老人能飲乃所謂德全於酒者乎此非七人之所能及故子美首歌之曰知章騎馬似乘舡眠花落井水底眠則知其死生利害是非榮辱或前不擇而右蹈之也雖七人之皆得放酒而未有真如賀也若夫高談雄辯乃謂不善飲者將與古罵坐者等輩尔故獨取後之讀之百過若飄々然斯人相從於樽俎間盡實有慕於斯人之伎也午夜漏移雲高月轉風定籟息舍策酣寢不知大昕鳴鼓東方之向辰矣

題柳仲塗天平山記後

韓魏公

林慮天平山者天下絕勝之境也山有僧院曰明教余三來守相欲一觀而未得每僚屬出按縣與夫過客之好事者亦能往而游焉向必大詫于余曰是實雄偉秀拔不可圖畫雖東南諸山素有名者皆所不及余姪堦柳村者本朝大儒仲塗公

之孫也余嘗得公所撰游天平山記于村家見其所叙游覽之勝凡山之諸峯巒壑洞潭谷澗谿泉石之名无不具載而聞今之所稱類多與公所記改易不同於是余益欲往周訪其會員續為說以明之而院之主僧智因昔得美石欲先以仲塗公之文刻而傳之故余未克如其志噫公之此文不傳久矣非余得于其家而因帥之勤如此是必沉鬱而不顯抑公之文固有神物所護使卒能傳之也邪既刻石余因舉其大略以書于後具位韓某題

題江南李後主書

浮休居士

右江南李後主書雜說數千言及德慶堂題榜大字如截竹木小字如聚鍼丁似非筆跡所為者歐陽永叔謂顏魯公書且直方重如其為人若以書觀李王可不謂之倔强丈夫哉然一何柔弱骸散之甚也孔子謂以貌取人失之子羽聖人親見其面猶不能知其心况以字書而揆人者哉

題太宗皇帝御書

豫章先生

熙陵以武定四方載靈壺弓矢文治之餘垂意翰墨妙盡八法當時士大夫皆親承指畫嘗稱契史懿王筆法入神品中外書筆不能出其右仰觀英爽筆人不可誣

題王元之文集後

陵陽先生

故翰林王公在真宗朝丹知制誥謫守黃州至今黃人思之立祠於孝及承天寺余靖康元年再除中書舍人左遷應天丹遂謫齊安至郡三日拜公之祠則已遷於城外安國精舍訪公遺迹略无在者唯竹樓僅存耳父老言異時以公黃州所著文章刻為版本藏在州庫問諸庫吏亦不復有余慨然太息即日符郡復修祠堂且求版本俾重刻之會移蔡州不果公之道德文章余雖不敢騁誦萬一然百餘年間自書命守郡實繼公後紹興元年寓居洪州州知錄事公之裔孫也出示小畜承明二集謹題其末八月九日

題清獻道公畫像

石月先生

公冰雪之襟播聞天下措紳士夫咸知仰重清獻其稱矣夫子
季古人而未至者也少年日不及一拜德容今觀遺像非特致
劬又有勉焉大抵清德天地人物皆然星月浮空微雲露之則
昏源泉在谷塵埃泪之則濁水登玉壺温暘暴之則釋其石乃清
德在人世交不能移貧賤屈辱不能累富貴利害情慾不能撓
人情所甚欲者略无毫釐可以撓拂吾胷中其為清也不亦至
乎此君子之清德所以為可貴也本朝文明之盛鉅公名卿多
矣惟公獨其身名豈非清德與人同所以為清者與人異乎其
同也其異也吾年將百老亦甚矣智不足以明也後之君子必
有議其特焉公諱下字閱道三衢人也宗盟襄公立朝忠嘉与
四履具同美載任国史人自熟其姓氏

題文正公与雷太簡書

錦屏先生

太史公謂伯夷叔齊虽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冉雍篤季附讓

尾而行益顯信哉雷太簡以高節聞於時得從文正公遊而公
每以高人呼之則太簡之名滋不朽矣

題温公布衣銘後

浮休居士

執布衣而求温公之德亦何異持筌坐水濱而待魚者布衣銘
紳銘義我方奕言三軸皆温公所書有趙大觀公休政尾竊思自
元祐丙寅至丁庚午不五年間二人相繼而逝墨色如新而六
三屢歎

題坡公樹石圖

錦屏先生

淡墨拙筆點染利那而灌木槎牙頑石殺敲意象皆盡此山谷
所謂道人所易畫工所難也嗟夫其人騎箕尾而比列星矣以
圖乃遺落人間者白傳詠蕭協律畫竹云從今此竹尤難得彼
謂畫也此非獨謂畫也

題先公字後

斜川居士

吾先君子豈以書名哉特以其至大至剛之氣發於胷中而

應之於手故不見其有刻畫嫵媚之工而端乎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知此然後可以知其書然其少年喜二王書晚乃喜顏王原故時有一家風氣俗子初不知妄謂李徐若陋矣公之書如有道之士隱顯不足以議其榮辱昔之人有欲擠之於淵則此書隱今之人以此書為進取資則風俗靡然爭以多藏為夸而逐利之夫臨摹百出朱紫相亂十七八九矣烏乎皆書之不學也陽春白雪之歌豈容閭巷小人皆好哉雖然無知者役於名以偽為直不足責至搢紳士大夫家為世所欺可為太息而又

有妾庸者居其間曰謂能是正其非強強大言反以真為偽其與知則一也而使此書或至正石俱焚是重不幸也過待先君居夷七年所得遺編斷簡皆老年字沒其筆而成其實如大羹玄酒朱絃疏越將取悅於婦人女子難矣哉世方一律殆未可言且非獨書也斯文亦然公昔為藏經記初傳於世或以為非公作其後知之者以為神奇在惠州作梅花詩有以為非至有

題邪說論

龜山先生

以為笑此皆且大夫間以文鳴者其說能使人必信其說妄如此乃知識古戰場文者鮮矣可為流俗痛哭過謹書藏于家

題李光論馮解劄子

南軒先生

昔王荆公以邪說暴行禍天下三十有餘年余備位諫省論之去其王爵罷配草大李諸生薰陶王氏之孝父矣闕然群起而非之賴君相之明卒從其議今觀諸公之言是非已有定論則余之言可以傳信矣

臣伏見臣僚上言推尊王安石為名世之李乞榜朝堂欲以傾動海內流播天下敲惑眾心事深安危義難循默臣已具論列微奏外臣訪聞為此說者乃諫議大夫馮解誠腐儒不達世務浸淫王氏之說深入骨髓平居議論以安石為孔孟之流元符末上書獨入正等力詆鄒浩以為哲廟逐臣不當復用懷姦造謗老而無識止緣崇寧曾有

皇鄴棄地之謀為蔡京所遂因得虛名考其素節無可方
道究其孝問誠為頗邪臣觀王安石在熙寧元豐間神宗
皇帝大有為之日創制置三司條例司司馬光爭論神考
之前因述英閣進讀至蕭何曹參事光曰參不変何法得
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神宗曰漢
常守蕭何之法不変可乎光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
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
武帝用張湯言最甚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
之政而漢始衰由是言之祖宗之法不可改也獨安石專
任已能排却衆論當時大臣如韓琦富弼諫官御史如范
鎮呂誨純仁之流信所謂名世大賢盡遭斥逐或致仕以
去而任用呂惠卿舒亶李定皆時頑邪小人不畏天下之
公論不卹百姓之愁苦不顧宗社之安危馴至蔡京蔡卞
合為死黨操述作之說禁錮天下忠賢掃除祖宗法度

十年間言路有防川之蔽海內多敢怒之民愁痛無聊至
此極矣伏自陛下即位以來破拘攣之說掃未習之蔽躬
履素朴持循典故發政施仁無一不合人心當天意者士
大夫思稅駕之地百姓望息肩之期王氏之學尚復忍聞
之乎解職在論思獻納之地不能以道義裨贊聖聰返以
安石為大賢託中道以濟其偏說假公論以遂其私情懷
茲不忠熒惑主聽伏望陛下察其回邪洞照譴懲特賜春
斷罷解諫職斥使居外儻臣所論未回聖慮臣亦不敢復
冒言路亦乞重行黜責以為女言之戒冒犯天威臣不勝
皇懼激切之至取進止六月日朝奉郎守侍御史臣李光
劄子

御批

祖宗之法子孫當守之如金石蔡京首唱變述變亂舊章至於
今日可作一詔付吳玠

臣拭創見靖康翰墨拚膺痛哭不知涕泗之橫流也切惟
國家自王安石壞祖宗法度以行其私意姦姦凶相承馴兆
大釁至靖康初元國勢垂危岌岌而如馮解鞏猶敢封殖邪
說庇護死黨如此傳曰為國家見思如農夫之務去草莠
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正誤國之
罪推原安石所謂其本根者經輿記書有曰荆舒禍本
可不懲乎大哉王言也乾道三年秋八月戊戌臣拭拜首
謹書

新刊 國朝二百名家名賢文集卷第一百九十一

新刊 國朝二百名家名賢文集卷第一百九十二

雜文

題跋二

跋三墳傳後

龜山先生

右山墳氣墳形墳謂之三墳世傳以為古三皇書非也其辭簡
而質遠而無統其有意於放古之為乎孔子曰神無方易無體
又曰生生之謂易則易之為易其義深矣殆未可以形數名也
是書太古河圖代姓紀曰博厚而濁謂之太易太易之數三是
以形數名易也其言殆與孔子異乎吾是以知其非古書也其
他不合者非特一二而已未敢以臆說論之姑俟博古而深於
道者考正焉

跋中庸集解後

南軒先生

右石齋子重所編集解兩卷其刻于桂林郡縣官子重之編此
書嘗從吾友朱熹元晦講訂分章去取皆有條次元晦且嘗為

之序矣桂林學宮舊藏刻中庸解而其間雜亂以他懼其反誤
學者於是漫去舊版而更刻此書竊惟中庸一篇聖賢之淵源
也躋用隱顯成已成物備矣雖然學者欲從事于此必知所從
入而後可以馴致焉其所從入柰何子思以不睹不聞之訓著
于篇首又於篇終發明尚綱之義且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
惟人之所不見乎而惟極夫篤恭之効其示來世可謂深切著
明矣學者於此亦知所用其力哉有以用其力則於是反復紬
繹將日新而無窮不然譬諸枵腹而觀他人之食之美也亦奚
以益哉

跋東坡帖

南軒先生

坡公結字穩密姿態橫生一字落紙固可藏玩而况平生大節
如此哉竊嘗觀公議論不合於熙豐固宜至元祐初諸老在朝
群賢彙征及論役法与已意小異亦未嘗一語苟同可見公之
心惟義之比初無適莫也方張黃州無一毫挫折意此在它人
已爲難能然年尚壯也至於投老炎荒剛毅凜凜略不少衰此
豈可及哉太史家藏公舊帖其間雖有壯老之不同然忠義之
氣未嘗不蔚然見於筆墨間也真可畏而仰哉

跋古本蘭亭記帖

觀堂老人

文選不取蘭亭記序或曰病其以天朗氣清爲春物者高懷遠
韻遂以一言廢之陋矣温韜破昭陵羲獻墨蹟散落人間晚歸
天府獨此序淪喪不存是重不幸也紹興二十五年余解南平
教官某人出此卷求跋爲感慨書以付之六月二十五日軍傳
舍廳事書

跋魏世家

斜川先生

藥不能生死病未劇而得之則無死之道士不能止土崩與瓦
解也國未殆而用之則無亡之理不幸其死而曰命也非藥之
所能救聽其亡而曰天也非士之所能支可謂謬矣太史公曰
說者以魏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而至於亡余以謂不然天方

授秦平海內雖得阿衡之佐日益則天下無亂國無絕世苟棄
人事而不脩則天下亦無治國無長久之社稷矣太史公非知
天也特見秦取六國之易而不考六國之所以亡愚請藉韓論
之韓小國耳固秦之所易也秦圍邯鄲使告諸侯曰敢救者已
拔趙必移兵先擊而信陵若以百騎入晉鄙軍而奪之師解趙
圍而却秦師秦不敢怒之何也畏公子也及聞公子在趙則日
夜攻魏魏之休戚固可知也公子歸而蒙鰲走反間行魏遂亡
則秦之去取又可知矣夫魏豈天亡而秦豈天授者哉且信陵
君非三公子之比也其用兵似穰苴其好士似重耳救晉鄙而
軍不敢動歸老反幼而士樂為之死是豈特對秦師也哉將以
魏霸可也昔諸侯合從以攻秦秦人開關延敵而九國之師遁
逃莫敢進夫以十倍之衆而無成功何哉謀不審而師不一也
不然秦有城下之盟矣何遁逃之有哉而公子以五諸侯兵敗
秦河外抑函關而秦不敢出當是時魏公子實專其謀耳故九

國雖衆而敗五諸侯雖寡而勝吾是以知公子似穰苴也且能
以富貴下貧賤禮抱關鼓刀之賢從博徒賣繒者游非有道孰
能是乎吾又以知公子似重耳也有穰苴之才重耳之賢豈秦
之敵哉而言無益於未殆之魏未能支李勝之秦詎矣

政東坡李後

豫章先生

東坡居士極不惜書然不可乞有乞書者正色詰責之或然不
與一字元祐中鎖試禮部每來見過披上紙不擇精義書過乃
已性喜酒然不能四五觴已爛醉不辭謝而就卧鼻鼾如雷少
焉蘇醒落筆如風雨雖謔弄皆有義味真神仙中人此豈與今
世翰墨之士爭衡哉

東坡簡札字形溫潤無一點俗氣今世號能書者數家雖規摹
古人自有長處至於天然自工筆圓而韻勝所謂兼四子之有
以易之不與也建中靖國元年五月乙巳觀於沙市舟中同觀
者劉觀國王霖家弟叔向小子相

跋東坡敘英皇事帖

同前

東坡此帖甚以虞世南公善墓銘草余嘗評東坡善書另其天性往往嘗於東坡見手澤一囊中有似柳公權楮遂良者數紙絕勝平時所作徐浩躄字又嘗為余臨一卷魯公帖凡二十許紙皆得六七殆非學所能到于澤袋衣蓋二十餘皆平生作字語意類小人不欲聞者輒付諸郎入袋中死而後可出示人者也

跋東坡書

同前

余嘗論古軍父子以來筆法超逸絕塵惟顏魯公楊少師二人立論者十餘年間者瞠若晚識子瞻獨謂為然士大夫乃云蘇子瞻於黃魯直愛而不知其惡皆此類豈其然乎以來作字時時騁歸魯公筆勢然終不似子瞻暗合孫吳耳

東坡書真行相半便覺去羊欣薄紹之不遠予與東坡俱學顏平原然予手拙終不近也自平原以來惟楊少師蘇翰林可人意爾不無有筆類王家父子者然予不好也

東坡書如華嶽三峯卓立參昂雖造物之鑪錘不自知其妙也中年善圓勁而有韻大似徐會稽晚年沈著痛使乃似李北海此公蓋天資解書比之詩人是李白之流往時許昌節度使薛能詩號雄健時得前人句法然遂睥睨前輩高自賢聖乃云我生若在開元日爭遣名為李翰林此所謂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者也

跋砥柱銘後

同前

余觀砥柱之屹中流閱頽波之東注有似乎君子士大夫立於世道之風波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不以千乘之利奪其大節則可以不為此石羞矣營丘王蕃觀復居舍而好古抱質而學文可望以立不易方人不知而不愠者也故書砥柱銘遺之

跋韓退之聯句

同前

退之會合聯句孟郊張籍張徹與焉四君子皆佳士意氣相入

雜之成文世之文章之士少聯句嘗病筆力不能相追或成四公子甚耳

題任昉論王儉後

同前

任昉稱王儉在物斯厚居身以約玩好絕於耳目布素表於造次室無姬妾門多長者立言必雅未嘗顯其所長持論從容未嘗言其所短弘長風流許與氣類雖單門後進必加善誘勗以丹青之價引以青真之期詮品人倫各盡其用居厚者不矜其多處薄者不怨其少

余嘗玩斯文不能釋手作人如此安往而不得其所哉故書以遺靜翁或有補於智者千慮之失

題東坡晁君成詩引後

同前

楚人曰老冉冉其將至兮恐修名之不立吾觀世人齷恨以蓋棺者可勝道哉人生四十年固自會從事於道德之日久矣訖以不幸君成之志可悲也夫前日曹掾李志雖無恙奄奄常如

九泉下人庶頗聞相如沒向千載冥冥尚有生氣士有隔存及不相知豈獨考其事業蓋意氣相感爾山墜而鍾鳴虎嘯而月暈豈有使之然哉

跋周亞夫傳

斜川居士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之學亦志於斯而已矣閱古今而不知成敗見小節而問今大道雖學足以通天人智足以周事物吾不知其人也禍福不懼死生不易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天下無學雖腐儒小生弄刀筆有餘事志出意外人能究其本心而不失其素志者寡矣晁錯號稱智囊本造立國之謀知吳必反者宣矣且其遭豈而不動慨然以身任之乃反以危事委人主而自處其方全此其中已亂矣錯猶若此而况其下者乎吾觀周亞夫之將也可謂安靜有守而不動者矣梁孝主日夜請救而亞夫空堅壁不出軍夜驚相攻至帳下而亞夫卒堅卧不起夫不救梁不

過梁亡而誅耳而漢無可幾之道軍夜警不起不過已首竊發而軍無可乘之隙以死生而易安危亦可謂任重而道遠矣至於諫臨江之廢拒王信之封所謂嚴炳庶之分守高祖之約可謂真空相矣而太史公獨稱其用兵而不取其守節曰足已而不學守節而不遜卒以窮困焉乎此為文景諱也景帝不道至於殺無罪元勳之臣太史公不能直書其惡乃議亞夫之短以為自取者乃可為流涕太息也亞夫之不學豈其似絳侯厚重少文耶劉氏微其父子幾亡矣何不孝之有哉亞夫之不遜豈其比而折廷爭而為庸主所不堪耶留拳懼以兵君子猶能與之而守節者安得以不遜罪之哉孔子曰仁者必有勇之蓋仁者之餘事也亞夫獨以兵見稱豈不遺其大而錄其細耶

跋蘭亭帖

豫章先生

王右軍楔飲序草號稱最得意書宋齊以來以藏在祕府士大夫間未聞稱述豈未經火盜兵火時蓋有墨蹟在蘭亭右者及蘭氏宇文焚蕩之餘千木存一永帥晚出所見妙迹唯存蘭亭故為虞褚輩道之所以太宗求之百方期於必得其後公私相盜今竟失之書家晚得定武石本蓋房孺有古人筆意耳褚庭誨所臨肥而洛陽張景元副地得缺石極瘦定武本則肥不刺肉瘦不露骨猶可想其風流三石刻皆有佳處不必實已有而非彼也

蘭亭叙草王右軍平生得意書也反復觀之略無一字一筆不可人意摹寫或失之肥瘦亦自成妍要各存之以心會其妙處

蘭亭雖是真行書之宗然不必一筆一畫以為準譬如周公孔子不能無小過過而不害其聰明睿聖所以為聖人不善學者即聖人之過處而學之故蔽於一曲今世學蘭亭者多此色魯之閉門者曰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以學書矣

跋晉世家後

豫章先生

以富貴有人易以貧賤有人難夫晉文公出走周流天下窮矣
貧矣賤矣而介子推不去有以有之也反國有方乘而介子推
去之無以有之也能其難不能其易此文公之所以不王也晉
文公反國介子推不肯受賞自為詩曰有龍于飛周遍天下五
蛇從之為之丞輔龍反其鄉得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露雨一
蛇羞之槁死於中野懸書公門而伏于山一、文公聞之曰嘻是
之推也辟舍變服令國中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萬
或遇之山中負金妻孥登問焉曰請問介子推安在曰夫子推之
不欲見而欲隱吾獨焉知之遂背而行終身不見人心之不同
豈不甚哉今世之逐利者蚤朝晏退焦膏乾益日夜思之衡未
之能得今得之而務疾逃之介子推之離俗遠矣黃庭堅曰晉
文公能其難不能其易何也因窮則士能其難安樂則士辭其
易故也介子推豈故得之而務疾逃之必有謂者耶

政明皇圖

前谿先生

此本士人家多見之類俗兩端我輩自不凡用筆有意逼唐人
風度不設藻繪天真更高詩曰盛事風流日日新壯丹全柄一
宮春背人穿蹬鶴天顧却是孀奴見最親

政顯魯公奉命帖

前谿先生

唐德宗末年李希列謀亂時盧杞為相挾意所不說以魯公東
使希列與其徒方欲以橫逆加之未發公病卧淮西舍下書于
壁所謂遊于波濤宜得斯報又曰知我是行達于時命蓋有仕
亂感悔之意而平歸於無可奈何讀此書者雖木石人沒落如雨

跋顏魯公書後

跨黿先生

與魯公書如題言日月然日月奚假與耶或者曰吾不愛魯公書
是宋人之名其母也晉人之字其父也父與母安可名字之哉
公以制科起家決獄得天下直聲御史兩此東哲劾延祚不葬
毋類陳蕃至於察祿山異志密結陴陘一城撐然賢於河北二
十四郡此則古未有也後悟盧杞出使希列親賊如犬豕蟲蟻

然知忠義所在得死為得所歸也灼知刀鋸之奏空也湯鑊之
漸水也名節如是何不若日月乎自古及今日月本無成與虧
又何譽焉為公善正草書世所共秘其不愛者蓋名其母字其父
者也武信何敢得公字刺於石僕且槩舉公之名節譽日月則
不敢字父而名母九不敢也

跋韓退之送窮文

豫章先生

斯文蓋出於楊子雲逐貧二制度始終極相似而逐貧賦文類
俳至退之亦諧戲而語稍莊文彩過逐貧矣大槩擬前人文章
如子雲解嘲擬宋玉答客難退之進學解擬子雲解嘲柳子厚
晉問擬枚乘七發皆文章之美也至於追琢前人不能出其雖
圓錐班孟堅之賓戲崔伯庭之達旨蔡伯喈之釋論皆可觀焉
况下者乎

跋杜子美古柏行

姑溪先生

或謂子美作此詩備詩家一弊非獨形容一時君臣相遇之盛

亦所以自况而又以閱其所值之時不如古也第深改之信然
作者苟能周旋於其命意造語之際於詩於履踐皆可追配昔
人不當止謂之詩而易之善自風雅之後正宜有取於此世無
孔子故單見淺聞有所分別良可歎也政和元年十二月二十
二日積雪初霽希韓德循攜茶相期於天寧圓若虛首座之天
坐軒希韓出此紙見邀作字紙以是應之既終二君又作山藥
芋頭蘿蔔晚菘甜羹為潤筆真一段佳事會自天寧慶西菴琳
禪鑿仁姑溪老農

跋楊文公遺蹟後

澗上文人

李和文公於祖宗朝以親懿貴重高天下其所交遊証禮皆世
豪英如內相楊大年劉子儀皆以雄文大學信人主而宗海內
士得望未光耶餘約者豈持登龍門之重哉公獨與之歡晏款
密為布衣交往還書疏尺牘片簡積之既久遂充棟宇今公之
齋懸景新尤知收拾珍繕而寶藏之以無忘其景新字晦之

于忠公湧為文甚敏而於吏道精強毅然有立其年尚少吾知其異日必有以纂先公之業而大其世故於其中亦此卷也書以記之宣和五年五月旦日澗上文入陳恬書於清平之披雲閣

跋唐質肅公詩

新安居士

余少壯時蓋聞質肅公唐子方皇祐中為御史劾文潞公金然燈毬錦事貶春州別駕李師中送行詩有曰並游英俊顏何厚已死茲誦骨尚寒天下歌詠聞其風而悅之又聞熙寧間其子林父自諫院論列王荆公行新法事越班叩陛造膝盡言聚監廣州軍資庫謝表有曰方聖慮圖成於元宰而廟謨漸繫於儉人旁社之業未成盧李之風已熾高風勁節惟質肅公是似余誦其詩讀其表想見忠鯁浪不出乎其時親見其人烏乎二君子所遭之時異而當言責之任則同所言事不同而其所以愛君盡忠冒鼎鑊觸權寵甘謫逐無或異焉然而質肅公春州之貶當路諸公營救甚力不數月而起監柳陽稅使俸長沙稔

倘復用至神考時雖召參大政議論與時宰背馳直道不得行而邦國有於瘁之嘆矣諫院公番禺之貶當時同趣諸公相繼去國無與為力者卒死於流放忠臣義士未嘗不為之憤懣而長太息也紹興乙卯秋九月朔質肅公之姪孫諫院公之從姪新邵陽太守遵以質肅公諫院公在謫初時臺旨章跡諸公送別及到任謝表等文一鉅軸携詣余曰遵叔祖父質肅公伯父諫院公有直聲於皇祐熙寧間卒不獲伸其志既歿皆以怨仇當軸若時公御聞人往往畏偏不敢誌銘俾前人業履無以表見雖事書信史而孝子慈孫不無憾焉遵將刻諸石以光昭先祖之令德而傳之于不朽句余題跋以發幽光余老不敏不能發明万一姑叙其槩于前且伸其辭于後曰昔魯隱公將觀魚于棠臧僖伯諫之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質肅公論燈毬錦事殆似之矣魯桓公納郕大鼎于太廟僖伯之子臧哀伯諫之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昭臨

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實其賂器於
太朝其若之何諫院公之論列新法事殆亦似之矣或曰臧氏
父子繼世為善周內史有言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臯唐氏之
門質肅公之後宜其有諫院公而諫院公之後又何其寂寥而
無聞耶余應之曰逝之壽回之夭夭之報施善人於此有不可
得而致詰者矣昔辛寥為畢萬筮其占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
始余於是借以為唐氏占去新安居士汪某廷雋謹題

跋東坡與米元章書

五臺三公

元章邁往凌雲之氣子不及見之獨見其子友仁作將作監官
徽宗山陵親以肩負大鼻輿而行自此作侍從愧其父遠矣

跋二蘇送宋彭州詩

莘室先生

宋史君以奉親巧便郡出守天彭二蘇先生作詩祖送一持人
物與夫歌詠之美逮今五六十年矣蓋所謂尚有典刑也世固
有忘親徇利顛沛於名宦之途老死而不知蓋者聞史君之風

誦先生之詩亦可以少媿矣

跋蘇文忠公御叙

方舟先生

臣竊聞之王安石以新說行學者尚同如聖門一貫之說潛也
先正文忠公蘇軾首闢其說是為元祐學人謂蜀學去時入有
洛學本程頤胡學本劉摯皆曰元祐學相羽翼以攻新說卒之
不勝稔成亂階尚同之過也仰惟靖康定正國是投其徒凶裔
凡悉力以尊崇元祐學者皆得為專門名家軾其倡也東紹興
至淳熙四十餘年堯父舜子授受聖學一出天縱猶夫子一貫
之說無彼此異同之尚先日拒王氏說以策勳聖門者皆錄用
其後子孫蘇氏一家尤被旌眷挺挺遺習典刑相望世有人矣
曰溼曰符曰籍擢用於上皇之朝持以世學為學者矩範非若
佗人徒然先闕之矜也今侍御公矯以直道受知以懿文進用
其施設語言自世學中出兩宮隆眷震耀九牧不時其鄉之人
也邇者追錫文忠公美謚以御叙賁其集眷眷於蘇氏至矣其

子孫所以報答朝廷重意以侈耀歌世又宜如何臣假守其鄉
詩書耕稼衣冠不替以道德性命之歸為忠信孝弟之實文不
浮質不塞知法而易親曉禮而易誘共知託用蘇氏者以聖學
之勸也敬於郡圃作堂以元祐學榜之奉御叙與侍御公嶠之
跋刻龕之堂上與蜀士大夫共之守臣職分也具位李石謹記

歐元祐黨籍

方舟先生

右主上所賜蘇文忠公謚詞云爾石伏而讀之涕泣以嗟曰有
君如此獨無一語以贊其決罪也且君子小人否泰之運天之
制也人何預焉方其泰也曰天也特裁成輔相之而已其否也
亦曰天也君子特避其難而已君子不唯不與小人爭進於閉
塞之塗而能容小人於通達之世小人則反是也國家自元祐
以來君子窮阨於天之運極矣前日之昏昏今日之昭昭也文
獻故家子孫洗濯拭於清明公朝可少紓矣石適排擯廢于
何敢有言第能守所學以救民作州於此見蘇氏父子兄弟無

愧詞既取御叙以刻之堂因以元祐三百九人之籍列其陰以
誌誤國之惡如蔡京者尸何足深誅按籍蘇氏一門三四人如
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之人猶謂蘇門四君子六具位曰李石
謹跋

跋陳述古文集

定菴先生

某為兒童時聞述古家學陳公先生公名四十年始過其長嗣
中散來俸臨海得公遺文而觀焉方熙寧間新法初行用事大
臣以權利寵取天下士而一時沽榮希進之徒爭相傾附公獨
忠憤激發忘身許國與君實獻可諸公出力排之公於青苗疏
論尤詳知此法一行騷動天下胎禍之端自此始使當時從其
言豈復有今日事哉雖然宣和靖康以來變故極矣民力匱竭
邦財耗散夷狄侵陵國勢危迫紀綱紊亂禮義兼耻消云望祖
宗盛時豈不可見推原其本必有所自議者猶不以為然况在
當日言之宜乎不見信也公於他文章皆渾全博雅不為纖巧

浮偽片言隻字無非至誠擇善先義後利出入乎子思孟軻之
說真所謂古之君子也嗚呼富貴易圖名節雖保以公之道德
才猷專過人主而其爵位終不至輔相然高名偉節則昭然獨
著歷万世不可掩亦安取夫富貴哉建炎二年九月十日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九十二